

许渊冲“三美”原则的可行性

刘爱兰

广州商学院

DOI:10.12238/jief.v3i4.4165

[摘要] 本文通过许渊冲和威特·宾纳《赠别》译文的对比分析,指出许渊冲所推崇的以押韵形式为导向的“三美”理论在实践过程中难免以牺牲语言的天然表达和诗歌内容为代价的。威特·宾纳的非押韵的自由诗体跳出了押韵形式的约束,以一种自然表达的方式来诠释原诗歌的情感世界,因而读者最大程度上获得了与原诗歌读者相似的审美感受和体验,而这个也很契合奈达的“动态对等”理论:接受者对译文信息的反应与原文接受者对原文信息的反应在一定程度上相似。

[关键词] 赠别; 三美; 许渊冲

中图分类号: G250.72 **文献标识码:** A

The Feasibility of the “Three Beauties” Principle Proposed by Xu Yuanchong

Ailan Liu

Guangzhou College of Commerce

[Abstract] Through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translations of Farewell by Xu Yuanchong and Witt Binner,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theory of “Three Beauties” guided by rhyme form advocated by Xu Yuanchong will inevitably sacrifice the natural expression of language and the content of poetry in the process of practice. Witt Binner’s non rhyming free verse jumps out of the constraints of rhyming form and interprets the emotional world of the original poetry in a way of natural expression. Therefore, readers get the aesthetic feeling and experience similar to the original poetry readers to the greatest extent, which is also in line with Nida’s “dynamic equivalence” theory: the recipient’s response to the translated information is similar to that of the original recipient to a certain extent.

[Key words] Farewell; three beauties; Xu Yuanchong

引言

谈到诗歌,我们总是想通过探讨诗歌的本质内涵,籍此为诗歌的翻译实践提供一种可行性翻译原则。诗人柯尔律治说:诗是绝妙的好词的绝妙安排;卡奈尔说:诗歌是音乐性的思想;弗罗斯特说:诗是说一指二。从柯尔律治关注的诗歌的“形美”,卡奈尔的“音美”,以及弗罗斯特的“意美”,诗歌是真正意义上的“形美”“音美”“意美”高度融合的语言形式。在诗歌翻译过程中如果译文能够保留诗歌中的“形美”“音美”“意美”应该是理想的诗歌翻译原则了,而这也是许渊冲先生提倡的“三美”诗歌翻译原则。

1 许渊冲“三美”原则的可行性分析

下面我们比较许渊冲先生和威特·宾纳(Witter Bynner)对杜牧《赠别》的译文来探讨“三美”原则在翻译实践中的可行性。

《赠别》

多情却似总无情,唯觉尊前笑不成。
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

At Parting

Deep deep our love, too deep to show;

Deep deep we drink, silent we grow.

The candle grieves to us part,
It melts in tears with burnt—
our heart. (Xu, Yuanchong, 2008: 209)

《赠别》里杜牧没有用“悲”与“愁”

来渲染离别之苦,而是以一种自然而真挚的方式道出了离别时的千愁万绪。许渊冲先生在翻译中采用了其“三美”原则,以aabb的押韵模式以期实现译文的“音美”、“形美”、“意美”的效果。正如他在《再谈意美、音美、形美》中表示的那样“唐诗的音美,首先是押韵,如果译文不押韵,就不可能保存原诗歌的风格和情趣(许渊冲,1983:序言)。中诗英译是采用押韵的律诗形式还是无韵的自由诗一直是诗歌翻译届一个争议的话题。其实问题的关键并不是是否使用押韵,而是押韵的使用是否是语言的天然表达。如果押韵的使用只是为了押韵而押韵来达到形式上的“音美”和“形美”,而译文内容本身却缺乏诗歌的灵动和韵

味,那么这种押韵的使用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徒有押韵的模式,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音美”和“形美”的语言节奏美,因而,译文本身很难是真正意义上的首好诗。那我们仔细分析一下许先生这首《赠别》译文的押韵。

原诗歌《赠别》其实并没有押韵,应该说唐诗的音韵之美并不是仅仅是通过押韵来实现的,而是汉语的平仄变化所生成的自然韵律和节奏。我们具体分析许先生使用怎样的策略实现AABB的押韵模式。首先,为了第一诗行和第二诗行押韵,译者把第二诗行里的“we grow silent”倒装成了“silent we grow”。这个倒装虽然从语法上并没有错误,但是译者为了押韵而押韵的动机却很明显。这个倒装并不是译诗内容本身表达上的需要,其表达本身也不自然,只是为了押韵而采用的权宜之计而已。同样,为了诗行四与诗行三的押韵,译者在诗行四的后面加上“with burnt---our heart”。这个增加的信息是原诗歌所没有的。如果为了增强表达的效果,译者可以不拘泥原文内容限制采用创造性的翻译,从而增加原文没有的内容。但是问题的关键是“with burnt---our heart”从英文的遣词造句规则来说是文理不通的,自然的表达是“with our heart burnt”。因此,这个信息的增加也是出于押韵的需要,因为译者为了押韵再一次使用了倒装,把“with our heart burnt”倒装成了“with burnt---our heart”。这种倒装本身缺乏语法依据,因而表达生硬,意思上也晦涩难懂。总的来看,许渊冲先生的译文可以看出,译者在翻译之前就已经设定了理想的押韵模式,为了实现这种理想模式,译者采用了增加内容和倒装等具体权宜之计,其结果是译文虽然有押韵的模式,让译文本身在语言节奏上却没有真正的韵律美,因为这种强行押韵是以牺牲语言的天然表达为代价的,因而译文本身很难成为一首真正意义上的诗歌。唐诗之美,美在自然。在翻译唐诗的时候,如果强行要把所有诗歌翻

译成具有押韵的律诗,押韵反而会成为诗歌翻译的一种陷阱。为了押韵,译者会在译文的语言表达和诗歌内容上做出很多妥协,为了押韵而绞尽心思,押韵反成了一种无形的镣铐让译诗失去诗歌的韵味。

我们知道汉英这两种语言在音律上属于不同的语音系统,韵律美有着完全不同的表现形式。一种语言诗歌的韵律之美本质上无法通过一种语言形式的韵律来表现。对此,许先生的解释是:即使一个词只能传达八分意美和八分音美,那也比另一个能传达九分意美和五分音美的词汇强,因为前者在意美和音美的两个方面的总分加起来比后者高。”(马红军,2006:40)。从许先生的解释可以看出许先生之所以推崇押韵,就是希望以押韵达到“音美”和“形美”,甚至可以一定程度上以“意美”为代价,因为在他看来,“音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损失的“意美”。应该说,这个观点也是牵强而经不起推敲的。首先,译文是否有了押韵就具有“音美”呢?其次,“意美”的损失又怎能用“音美”来弥补呢?应该说许渊冲先生的“三美”原则可以说是一种诗歌翻译的理想翻译思想,而在翻译的实践过程中,因为语言在本质特征上的差异,以及诗歌语言的特性,译者很难在押韵的基础上还能做到语言表达和内容上的周全。因此,我们在诗歌翻译中需要寻找一种可行的翻译模式来指导我们的翻译实践。下面我们分析一下威特·宾纳对《赠别》的译文,来看看是否可以找到一种新的翻译模式。

Parting
How can a deep love seem a deep
love?
How can it smile at a farewell
feast?
Even the candle, feeling our sad-
ness,
weeps, as we do, all night long.
(Witter Bynner, 1929)

威特·宾纳采用了无韵体的自由诗体来翻译,总的来说,译文的语言表达是

自然的,意思上也忠实原文,没有刻意增删原诗歌的内容,也没有为了押韵而使用某种权宜之计。摆脱了押韵的束缚,译者可以更自由地去诠释原诗歌的真情实感。在遣词造句方面,译者并没有拘泥于原文的语言形式,创造性地使用两个修辞疑问句来增强表达的效果,从而更能诠释多情的苦恼以及离别的惆怅,因而从译文的效果能看更能带给读者带来原诗歌预期的审美感受的体验。审美感受和体验才是诗歌的魅力所在,在汉诗外译领域,受人欢迎的几位译者比如Arthur Waley 和Kenneth Rexroth也都是采用自由诗体或者散文诗体来翻译中国古诗,不刻意追随原诗歌的节奏和行数,代之以地道的现代英语自由诗。这也反映了现代外国读者的诗歌审美趣味变化,不再推崇传统的押韵诗歌模式,而是追求诗歌的意象美。跳出语言形式层面的窠臼,把视角转向译文给读者带来的感受和效果,诗歌翻译的视野会豁然开朗。

2 结语

许渊冲先生在向世界传播中国诗歌文化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翻译了《诗经》《楚辞》《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等作品,提出了一套“三美”诗歌翻译理论。“三美”理论就是他在翻译实践过程中开创的一条属于他自己的路,让外国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诗歌文化。

[参考文献]

- [1]许渊冲.《唐诗三百首》[C].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公司,2008.
- [2]许渊冲.再谈意美、音美、形美——《唐诗英译》序言[J].翻译通讯,1983(3).
- [3]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增订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 [4]马红军.从文学翻译到翻译文学:许渊冲译学理论与实践[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作者简介:

刘爱兰(1977—),女,汉族,湖南人,硕士,副教授,广州商学院外国语学院,研究方向:文学翻译。